探故寻源

宋朝状元沈晦世系考索

费仁学

近日随菱湖凌波塘摄影文学社、龙湖书画院去浙江松阳采风，下榻松阳箬寮山庄，看到房间里放着一些介绍松阳文旅的书籍。随手翻了翻，其中有一篇介绍松阳状元沈晦的文章，引得兴趣。文中说沈晦是松阳唯一的状元，在县城大井路北端有状元坊，有沈晦故居遗址，其所居巷曰“袭魁坊”等等。查光绪《松阳县志》卷四《建置志·坊表》有“状元坊 为状元沈晦立”条，卷八《选举志·进士》宋宣和甲辰科有沈晦名录。

沈晦（1084—1149），字元用，号胥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甲辰科状元，也是北宋最后一位状元。授校书郎，迁升著作佐郎，给事中，知信州、明州、处州、婺州，徽猷阁待制。因被人弹劾，遂降为集英殿修撰，提举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洞霄宫。不久官复原职，出知宣州，后调任建康府知府，后被劾黜。绍兴四年（1134）复起镇江知府，兼任两浙西路安抚使，又退罢。再起广西经略使兼知静江府，升徽猷阁直学士，知衢州、郓州。绍兴十九年（1149）卒。

沈晦是钱塘人，怎么会是松阳状元呢？这是因为沈晦致仕后定居在松阳城西上方山，死后也葬在那里，光绪《松阳县志》卷四《建置志·坊表》载，“甲辰状元沈晦墓在五都塔寺下”。

建炎三年（1129）沈晦出守处州，因爱松阳山水之胜，写了首《初至松阳》的诗：

羲之去会稽，便为会稽居。
与东土人氏，尽山水之娱。
我无逸俗韵，亦复居之俱。
朝弋林中禽，暮钓溪上鱼。
胜游穷山海，埋光混里闾。
聊为一日欢，不暇论所馀。
西归道路塞，南去交亲疏。
惟此桃花源，四塞无他虞。
况复父老贤，挽留使者车。
便应寻支许，投老青山隅。

在这首诗里，沈晦的心迹袒露无遗，他想要仿效王羲之，寻一块青山绿水的清幽居处度过晚年。绍兴十五年末，沈晦已六十三岁，致仕后就来到松阳上方山，定居在那里，以书为友，与酒为伴，乐游山水，写下了《梅花墩》《游竹溪》《竹客岭》等赞颂田园松阳山水的诗。

其实说沈晦是本地状元的至少还有三个地方：一是湖州；二是杭州；三是嘉兴。

吴兴沈氏源于东汉沈戎。沈戎，字威卿，东汉九江寿春人。东汉初，为光禄勋，九江从事，累迁济阳太守。东汉建武中（56–57），说降强贼尹良，光武帝刘秀嘉其功，封“海昏侯”，辞不受，乃避地徙居会稽郡乌程县余不乡，遂世家焉。自晋宋齐梁下，凡余不之沈，皆其所出。余不乡即今湖州市德清县北部地区。三国吴黄武元年（222），析乌程余不乡与余杭二境置永安县，后改名为武康县，属吴郡。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吴主孙皓分吴、丹阳二郡置吴兴郡，治所在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市），辖境相当于湖州市全境、临安、余杭及江苏省宜兴市地。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唐天宝、至德时又改湖州为吴兴郡。所以有“天下沈氏出吴兴”之说，但此“吴兴”决非以前的吴兴县或现在的吴兴区，乃是吴兴郡，范围要广得多。而沈晦祖籍武康，属吴兴郡。在同治版《湖州府志》卷十《选举表·进士》“宣和六年甲辰沈晦榜”条有沈晦名录，并加注曰“字元用，状元。晦已籍钱塘，其题款仍称武康，志祖籍也”，查宋嘉泰《吴兴志》卷十七《进士题名》、明弘治版《湖州府志》卷第九《科第》、万历版《湖州府志》卷之六《甲科·进士》，均无沈晦名录，所以说沈晦是湖州状元并不硬气，而且在古代似乎也有争议。

沈氏也为钱塘望族，沈晦的曾叔祖就是赫赫有名的沈括（1032—1096），字存中，北宋嘉祐八年（1063）进士，熙宁中参与王安石变法，历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权三司使、龙图阁学士知延州等，元祐八年（1093）卒，年六十五，著有《梦溪笔谈》《长兴集》；祖父沈遘（1028—1067），字文通，北宋皇祐元年（1049）进士，廷试第一，因为荫官在身，按规定不得为榜首，所以降为榜眼。任同修起居注、右正言、知制诰，历知越州、杭州、开封府，迁翰林学士、权判流内铨，治平四年（1067）卒，年仅四十，文名满天下，著有《西溪集》；叔祖沈辽（1032–1085），字睿达，号云巢，曾任审官西院主簿、太常寺奉礼郎监杭州军资库等职，摄华亭县事，因事下狱，流放永州，徙池州，元丰八年（1085）卒，年五十四。长于诗文，擅长书法，喜收藏，著有《云巢编》。沈括、沈遘、沈辽，时称“三沈”，南宋时刊刻有《沈氏三先生集》行世。

沈晦家族什么时候迁往钱塘，史籍并无记载。沈晦父亲的名讳及行传在史籍中也阙如。《宋史·沈晦传》也只说沈晦“钱塘人，翰林学士沈遘孙”。但我们可以从有关人氏的墓志铭及史籍的只言片语来勾勒一张简单的世系图。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铭》是沈披、沈括兄弟请王安石为其父沈周撰写的墓志铭，其中说“（沈氏）武康之族尤独显于天下，至公高祖始徙去，自为钱塘人。大王父某当钱氏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间，至大理寺丞。父某学行显闻，早世，无爵位，由长子同及公赠兵部尚书。公讳周……，夫人许氏，两男一女子”。又曾巩作的《寿昌太君许氏墓志铭》言“夫人嫁沈氏，其夫讳周，太常少卿、赠尚书刑部侍郎。……子曰披。曰括。”从沈括父母这两篇墓志铭我们得知，沈括有兄沈披，其父是沈周，伯父沈同，但还不知沈周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的名讳。同时我们约略知道钱塘沈氏大概是由沈周高祖在五代十国时期迁到钱塘的，到沈括已经是第六世、沈晦已经是第九世了。

沈辽《云巢编》附录有《沈睿达墓志铭》，作者是沈辽的妹婿蒋之奇。《沈睿达墓志铭》言“睿达讳辽，姓沈氏，世为钱塘人。赠吏部尚书讳英之曾孙，太常少卿、赠开府仪同三司讳同之孙，金部郎中、赠光禄卿讳扶之子，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讳遘之弟也。……夫人张氏，……。二男，敦师、敏师。三女。”由此得知，沈辽曾祖为沈英，祖父为沈同，父为沈扶，沈辽是沈遘之弟。夫人张氏，有两个儿子：敦师、敦敏，还有三个女儿。从而得知沈周的父亲为沈英。王安石为沈扶夫人翟氏写有《乐安郡君翟氏墓志铭》，从中得知，沈扶夫人翟氏，生五男二女。五男为遘、迥、辽、遨、逌，女适王子韶、蒋之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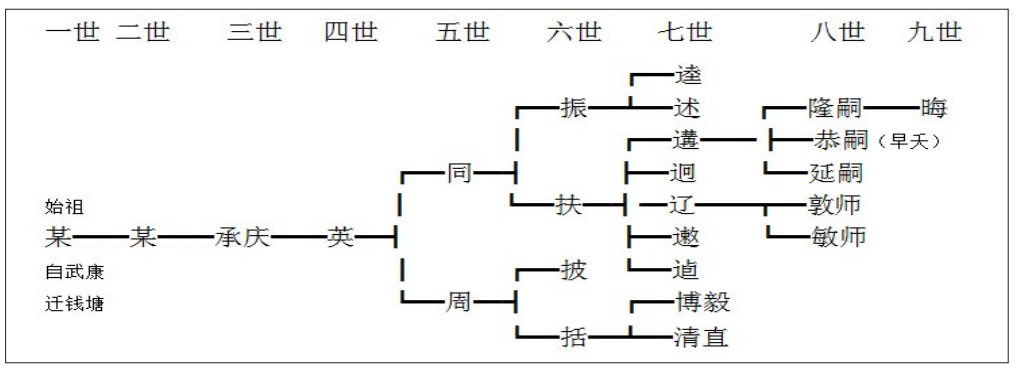
沈辽为其伯父沈振作的《伯少卿埋铭》载：“公讳振，字发之，世为钱塘人。以皇考尚书公任为大祠郎起家。……曾祖讳承庆，仕吴越国为营田使，入朝为大理寺丞。祖讳英。考讳同。二男：逵，述。二孙男：价、修。三女。”从这里我们又得知，沈周的祖父为沈承庆。同时还知道沈扶有兄弟沈振。

沈遘去世时，王安石为之作《内翰沈公墓志铭》：“曾祖讳某，皇赠兵部尚书。祖讳某，皇赠吏部尚书。父扶，今为尚书金部员外郎。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后公六日卒。隆嗣、延嗣与六女，皆尚幼。”从中可以看出，沈遘英年早逝，留下年幼的两个儿子和六个女儿。

沈晦在为北宋韩维的《南阳集》作跋时说：“晦幼养于外家，逮事外祖，清夷刚正，高洁静直，虽燕居不妄言笑，见者肃然。……晦幼失所恃，不胜凯风寒泉之恩”。沈晦称韩维为外祖，也就是外公。在这篇跋里向我们透露了年少时的遭际，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的荫庇，是外公把他抚养大的。韩维（1017—1098），字持国，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历官同修起居注，进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出知襄州，改许州，历河阳，复知许州。哲宗即位，召为门下侍郎，不久出知邓州，改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绍圣二年（1095）定为元祐党人，再次贬谪。元符元年卒，年八十二。《南阳集》所附鲜于绰《韩维行状》中称，韩维“子宗儒、宗文、宗质。女长适杨景略，次适母轲，再次适刘熊，再次适沈隆嗣，再次适丁恂，再次适王实。”由此可见，沈晦为沈隆嗣之子，且为韩维第四女之子。

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沈括存中，入翰苑，出塞垣，为闻人。晚娶张氏，……余仲姊嫁其子清直，张出也。存中长子博毅，前妻儿，张逐出之。”从中得知，沈括有二个儿子：博毅、清直。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一张沈晦的世系简图（见上图）：



沈晦世系简图

青年时期的沈晦迁居到了秀州崇德县（今嘉兴市桐乡崇福镇），据《宋人轶事汇编》卷十引南宋初年王明清的《玉照新志》：“沈元用，文通孙也。初名杰，家于秀之崇德县。坐为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沈晦原名沈杰，家住秀州崇德县。他天资聪慧，学习勤奋，涉猎广泛，学识渊博，但恃才傲物，桀骜不驯。《宋史》称沈晦“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在会试时曾帮人代考，被抓现行，兹事体大，宋徽宗亲自过问，却从轻发落，降旨今后不得入科场考试。据王明清《投辖录》记载，后来沈晦找朋友（即王明清的舅父，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的侄孙曾宏父，时任湖州司录）帮忙，改名为沈晦，在宋宣和五年（1123）报名漕试，获得省试资格。漕试，又称漕举，宋代由转运司（漕司）组织本路现任官随侍子弟和参与州、府解试官员的五服内亲戚、姻亲，以及寓居本路士人、有官文武举人、宗女夫等统一参加由转运司举行的考试，试法同州、府解试。第二年宋宣和六年（1124）沈晦参加了省试，并顺利通过。在前往京城的路上，他做了个离奇的梦。宋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沈晦赴省，至天长道中，梦身骑大鹏，抟风而上。因作《大鹏赋》以记其事。”在随后的殿试中沈晦终于脱颖而出，成为状元。《至元嘉禾志》卷之二《坊巷》有明确记载：“状元坊在崇福寺西赵家巷，今废，因状元沈沈徽学旧居此，因以名。”为纪念沈晦中魁，宋庆元年间（1195—1199）崇德县令奚士达在文庙东北隅建魁星堂，并请崇德人陆埈写了《魁星堂记》，文中说：沈公由秀之崇德充赋京师，为天下第一。

家谱中的沈晦遗像

沈氏三先生文集图影

宋人軼事彙編 卷十 四三〇

沈文通喜吏事每覺有疾藥餌未驗頗取難決詞狀連判數百紙落筆如風雨意便欣然（玉照新志）

沈睿達遼文通之同胞登科後遊京師爲人書裙帶流轉鬻於相藍內侍買得之達於九禁近幸嬪御偶服之遂慶乙覽時裕陵初嗣位勵精求治見之不悅會遣監察御史王子韶察訪兩浙臨遣之際上喻之曰近日士大夫全無顧藉有沈遼者爲倡優書淫冶之詞於裙帶如此等人豈可不治乎子韶抵浙適睿達爲吳縣令子韶希旨以他罪劾奏時荆公當國爲申解之上竟不能釋疑削籍爲民（揮麈錄）

沈遼以書得名嘗自湖南泛江北歸舟過富池大風戕溺富池有吳將甘寧廟沈遼望其祠以祓禊之風果息乃作贊自作楮留之廟而去其後爲人取去神見夢於郡守使還之明日郡守訊其事果得之復還於廟（墨莊漫錄）

沈睿達坐事流池州得九華秋浦之勝喜曰使我自擇不過如此（西湖志餘）

沈元用文通孫也初名杰家於秀之崇德縣坐爲人假手奏案至祐陵榻前上問之曰名見梁四公傳此人必不凡可從闊略時方崇道教也時外廂守秀城員氏宏父爲湖州司錄來省侍妓楊麗者才色冠一時員氏悅之席間忽云有沈念六者其人六藝絕倫不幸坐累遂無賦頭奈何宏父曰審如君言吾合牒門客一人尚未有人翌日訪員氏一見契合易其名曰晦是歲漕司首薦明年爲大魁才數日即入館爲郎奉使二浙經由嘉禾麗張其徒曰我今日乃往庭參門生耶（玉照新志）

宋人轶事汇编书影

田野走读

骑行东苕溪

沈建平

选择一个好天气，星期天的早上六点，笔者骑自行车从德清乾元大桥的西面桥堍往南，上了高高的东苕溪大坝。

平坦的坝面公路，两旁绿树草坪，花木扶疏。坝区内是平畴沃野的水乡农村，白墙黑瓦的村庄人家掩荫在绿树丛中。宽阔的东苕溪货船穿梭，船笛声声，岸边垂柳吐芽，芳草护堤，平平缓缓的水流，使你很难想象得到汛期里洪水“一夜高于屋”的咆哮和凶猛。

东苕溪，自南而北地在德清县的中部横穿而过，它从余杭的奉口入境，到洛舍出境入湖州有近十七公里，两岸良田万顷，村镇密集。

从乾元镇往南到余杭这一段古称“大溪”，两边的堤坝俗称“险塘”。一个“险”字，道出东苕溪洪水的凶险，请看一下这些记录吧：

清道光三年（1823）3—5月，东苕溪险塘德清段坍塌，大陡门决口，水深四五尺，房倒田淹。

清光绪十五年（1889）6月，德清连雨，险塘数处坍塌，稻田尽淹。

民国二十年（1931）7月，德清降雨411.4毫米，东苕溪险塘倒塌，狂水入注，房屋、牲畜损失严重。

几千年来，东苕溪水灾频繁，以上的这些记录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

过五闸村时，一辆白色的动车从头顶的高架桥上飞驰而过，“隆隆”地震得脚下的大堤都在抖动，不一会，便到了塘泾村。古时，塘泾是一个集镇，流经镇区的街河西接下渚湖，东连苕溪。在元、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小镇有九车十三当，辉煌一时。清道光《武康县志》记载：“塘泾，夹溪列肆，溪水四达，贸易者率以划船至，故无任负之劳”。

每年的清明节，塘泾划龙船，做社戏，热闹异常，当地民谣云：“正清明，赤膊上塘泾，划龙船，看戏文……”

塘泾渡，是一处有着千年历史的官渡，早在唐代，便有津渡的记载。河岸边，一个宽宽的石砌河埠，被踩得光溜溜的河埠石，似乎在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以往的那份喧闹。随着现代交通的日益发达，它于2005年的12月份撤渡。

往南穿过杭宁高速公路的高架桥，骑上古“张公堤”。清乾隆《武康县志》记载有：“险塘者，通邑水道之城郭也，塘亘十余里，其最险者约二里许，曰张公堤”。

路旁有亭，一石碑矗立于亭内，碑额上题有“重筑险塘张公堤记”。碑文记叙：明嘉靖五年（1526）武康知县张宪率乡民在此地修筑加固堤塘，号称张公堤。明万历年间（1573—1619），武康知县梅一科在张公堤砌石护岸，并在迎水坡修筑一座石栏龙。在随后的两三百年里，张公堤曾多次被洪水冲毁，又多次修复，到了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武康知县徐云笈对大堤及石栏龙捐廉大修，植树固堤，并建亭立碑。

这座至今尚存的石栏龙，在汛期里还在发挥着它的防洪功能，它是古人的治水创举。当洪水流经转弯的险塘时，探向河心尖尖的石栏龙分流水势，减轻洪水对堤塘的冲刷，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过了张公堤，已看得见前面不远处的湘溪大闸了。湘溪港发源于上柏西部山区，早年因外地移民上游开荒种植，下泄的泥沙导致河床淤塞，历史上曾多次疏浚，最近一次是1977年底，全县三万余民工开赴湘溪港，拓浚上柏经下柏至三合出口处的下游河道，并于1978年初完工。

再往南，禹溪出矣。禹溪流经上杨村，这一带古迹、故事众多。昔春秋著名谋士计然曾隐居于此，南宋时期，和王杨存中（1101—1166）病故后墓葬也在这里，故此地有计筹山、杨坟等地名。周边还有升玄观、资福寺、望仙桥、登云桥、仙人碑、棋盘石、龙虎碑等遗迹。

高大的北窑坞大桥横跨东苕溪，桥的东面是原余杭县的奉口镇，一桥连两县。过桥，沿苕溪往北约四里出余杭，再四里，到“上杨湾村”的“清溪禅寺”。清溪禅寺傍着大堤，面朝东苕溪，自清代以来，在每年的清明节，乡民们抬着戴老爷的神像在大坝上巡游，名曰“踏险塘”。千人万脚，来来回回，将去冬新筑的塘堤踏实，以御洪水。

从乾元大桥的西端往南绕了一大圈后，来到大桥的东端，时间已近中午，宽阔的乾水湾就在面前。英溪河从这里出口与东苕溪汇合后，分支出两路：一路经德清大闸往东，一路过德清大桥往北。

旧时，往北是千港百汊的小河道，排水不畅，积涝成灾。1958—1960年，近万余民工开挖导流港，使千百年来奔腾的东苕溪洪水，向北泄入太湖。在以前的老大闸上有一幅对联：“东苕溪危害数千载，开导流造福万万年”。导流港开挖后，涝能排，旱能灌，使两岸的农田真正做到旱涝保收。

在乾元镇街上吃了中饭，稍事休息，便开始了下午的骑行。往西过德清大桥再向北转入大桥西路，过渔民新村，过一个小陡门，前面是“太平坝”了。太平坝是城西包围大坝的一部分，一个很吉利的名字，但在旧时，它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罢了。

过去，工具落后，劳动力低下，每年的冬天，附近各个村庄的村民来这里挑泥加固加高堤坝。年轻时，笔者也来过几次，有几年分的地段在前面的联谊坝。那个时候的大坝上种着高大的芦苇，这种芦苇的植枝高达三四米，地下纵横交错的茎块能起到固堤保土作用。但是它也有缺点，老死的茎块易招来白蚁，白蚁在堤坝上筑巢又影响大坝的安全，所以后来全部砍伐了。

老联谊闸遗址还在，1961年的汛期，闸门两边的堤塘出现管涌，后又溃堤，滔滔的洪水冲向坝区的村庄农田。当抛草包、抛石都无济于事时，村民们划来了自家的小木船，载泥后沉船堵缺口。那天，共有十六条木船沉在这个坝堤的下面，“舍小家，保大家”，这是一种壮举。

老联谊闸对着东岸那棵四季苍翠的千年古柏，该古柏人称“枯柏树”，相传它曾几度枯荣。此地原先有“枯柏树渡”，如今已建起了高大的“枯柏树大桥”，连接着东西大堤。

过桥往北骑行约三里，到了方山脚下的青山坞村，与青山坞相邻的北面是幸福村的太堡堂，建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的“德武桥”，座落于导流港大坝东三十米的古河道上。当年为保护古桥，导流港开挖时在这里绕了个弯。

德武桥为单孔石拱桥，全长31米，孔跨11.07米，桥下的河道是1958年德清、武康两县合并前的分界线，桥两边金刚墙上的桥联，向过往的行人述说着桥所在的地理方位，和这一带的山水自然风光。且看南联：“叠浪南来，千万脉源从天目。扬帆北去，八十里路达菰城”。北联：“柳暗花明，掩映一堂名太堡。山重水复，弯环十里到清溪”。

再往北四里，发源于莫干山的阜溪自这里出口。阜溪在郭肇村一带有古代的窑址，是“德清瓷”的又一处发源地。这些窑的历史可追溯至商周，历经汉、六朝，直至唐宋。长安、成年坞、丁家浜、郭林桥、三桥林场等窑址，在阜溪沿岸密集地分布着。这里水路交通方便，出阜溪向北可到太湖，红红的窑火曾燃烧了上千年。

过了洛舍大闸，洛舍镇已不远了，洛舍镇是德清县的一个北部水乡重镇，面积达0.671平方千米的洛舍漾傍小镇、临湖州。明顾应祥在他的《东林山新建远眺亭记》里，说洛舍漾“风帆来往，菰蒲交映”。在砂村境内，古有“下潮渡”。戈亭诗派诗人蔡岫青的《重九题下潮渡》云：“侧身天地一儒巾，破浪乘风恨未能。输与下潮溪口渡，载他多少往来人。”

回转，坐在“枯柏树大桥”的边上休息。脚下，东苕溪的河水正浩浩荡荡地向北流去。东苕溪，是德清县的一部水利史，你流过远古时代，防风王曾经在这一带治理洪水，在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你流过封建王朝时代，在每年的清明节，沿岸的乡民们都要举行踏险塘仪式，那是对你放荡不羁的无奈与臣服，溃坝决堤时那一阵阵揪心的报警锣声，印在了古渡口一代代船工的记忆里。你流过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代，那时，两岸的民众万众一心，疏浚筑坝，让你服服帖帖地沿着人们所指引的路走，为两岸的百姓造福。

日月如梭，斗换星移，你流到了今天这个国强民富的新时代。如今巍巍的大堤，伏波安澜，淼淼的苕水，波澜不惊。清丽的苕溪，移步异景，美丽的水乡，如诗如画，骑行在这绿色的滨水大道，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这时，红日慢慢地西沉，晚霞满天，河岸边的那棵千年古柏正见证着眼前的一切。